

本溪文史资料

第五辑

抗美援朝史料专辑

政协辽宁省本溪市委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0. 12

本 辑 编 审 王树彬 董绍泉 吴庆升

本 辑 副 编 审 林溪岩 冯文甫 周熙高 刘守本

刘宝山 刘守处

主 编 荆元舜

副 主 编 李亭岩 范景岚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汉江 吴雨青 何俊哲 宗福琛

张文辉 孟 新 钱梦觉 潘玉粹

魏增力

目 录

难忘的会见.....	唐国尧 (1)
彭总在朝鲜战场上的几个片断.....	赵明德 (5)
血染鸭绿江畔	
——保卫水丰电站战斗追忆.....	庞庆振口述 宗福琛整理 (11)
永远难忘的岁月	
——回忆抗美援朝战场的一角.....	刘凤卓 (18)
迟发三十八年的战地通讯.....	郑大藩 (53)
邱少云.....	(54)
浩气长存上甘岭	
——记邱宪章、刘荣华、李爱法三英烈	(63)
“中国人在此!”	
——记无名阵地上的无名英雄.....	(71)
黄继光烈士上甘岭战役中写的带有指纹的决心书	
.....	郑大藩提供 (76)
本溪民工支队在朝鲜.....	连承智 (78)
轰不垮炸不断的运输线.....	刘宝山 (91)
抗美援朝中的本溪人民.....	韩 愚 (98)
抗美援朝期间的本溪治安工作.....	郑荣谦 (107)
光荣的本溪 光荣的人民	
——本溪人民为抗美援朝尽心尽力的几个片断	
.....	关守武 (115)

抗美援朝中的本溪工人阶级·····	郝树林(123)
本溪地区铁路职工抗美援朝史实·····	刘馨声(130)
侦破军统“保密局第十六潜伏组”一案始末 ·····	段普武口述 赵德林整理(137)
“先天道”覆灭记·····	孙家志口述 赵德林整理(143)
侦破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党”始末·····	关守武(148)

难忘的会见

唐国尧

今年，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独立第一团赴朝参战40周年。40年前，朝鲜战场的连天炮火和滚滚硝烟，如今回想起来犹在眼前，特别是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元帅亲切接见的往事，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1951年冬，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独立第一团入朝参战，奉命在朝鲜球场地区集结待命。12月6日，沐浴在夕阳的余辉里，我正在组织坦克连进行夜间战术演习，忽然通信员急来报告说：“请参谋长立即回团部，有紧急任务！”待我驱车赶回团部时，团政委许明同志就手拿电报稿笑盈满面地迎上来，对我说：“彭总来电，要我团在12月7日到志司接受任务。你要代表全团指战员向彭总致以敬意，感谢彭总对我团的信任。你抓紧准备，今晚起程。”望着电稿，我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和激动，一种异样的惊喜和幸福交融在一起——自己一向崇敬的彭总就要见到了！此刻，毛主席的诗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不禁油然跃出，越发增加了我对彭总的崇敬和盼望。当晚9时，我整理好作战图囊和汇报资料，又查阅了《内务条令》有关晋见首长的报告词，告别团部，驱车向志司方向驰去。

初冬时节的朝鲜半岛，夜间气温已降到零下10余度。为便于观察敌机动向，只好将吉普车的蓬布拉下。此时坐着敞篷车，跑起来，瑟瑟冷风，倍感严寒，周身冷得难以支持。车上，随行人

员除警卫员还有一名会讲朝鲜话的侦察员，这是为了途中查询路线方便。由于夜间敌机活动频繁，为了防空，吉普车只好闭灯行驶，车速慢了下来。为防备冻坏身子，我和驾驶员轮换开车，车上人冻冷了下车跑步，跑热了再上车，这办法果然奏效。距志司越来越近了，我久闻彭总治军严格，不禁有几分紧张。为顺利通过谒见第一关，我在心里反复默默背诵着晋（谒）见词“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独立第一团参谋长唐国尧奉命前来谒见”……由于敌机干扰和路线不熟，车跑跑停停，约三百华里的路程，耗用了9个小时，终于在7日拂晓6时胜利到达目的地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是一个旧煤矿洞。我到总值班室报到后，先去见老首长（东北七纵队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自从辽沈战役后已三年多未见老首长了，今日在朝鲜战场上相见，首长分外高兴。我们共同忆起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广州战役时四十四军的许多战斗趣事。老首长又询问了目前我们坦克团的装备和训练情况。最后，首长对我说：“现在我带你去见彭总，要沉住气，不要紧张，回答问题要简明扼要。”7时整，我在邓华副司令员指引下，来到志司会议室。

这是一间在煤矿洞口半掘开式的房间，约30多平方米。屋内挂满作战地图，中间放着约4米长的长方形条桌，一侧是两张普通的旧木椅。彭总身着黄色咔叽军服，满头银发，端坐在木椅上，正凝神阅看战报文件。顿时，一种威严、庄重、安详、伟岸的感觉，猛然向我袭来。我下意识地用手摸摸军服风纪扣，随后举手敬礼：“报告，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团前来谒见！”由于紧张，竟将娴熟的晋（谒）见词报告错了。我急得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彭总抬起头在唇间微露宽厚的一笑，说：“好啦，不要紧张，坐下慢慢报告。”并问：“路上未遇到麻烦吧！（指敌机干扰）”我说还较顺利。接着便将全团技术装备和

军、政训练情况作了简要报告。彭总走到作战地图前说：“美军和李承晚被我们几个战役打得退回三八线以南去了，现被迫坐下来谈判。但敌人北进的野心还是不死的。为了防止敌人发动新的攻势，你们坦克团配属步兵第十二军协同作战。在平康、全城40公里正面，组织坚强防御，粉碎敌人从中间突破，达到北进企图！”我当即向彭总表示：“坚决完成任务！”这时，警卫人员进来请示开早饭。我转向邓副司令员，表示自己先到作战值班室等候，饭后再来接受首长指示。老首长用目光示意我请示彭总。彭总用那慈祥亲切的目光看着我说：“大家一起吃嘛，你边吃边说，把你们团情况向各位副司令员们汇报汇报。”

早餐出我意料的简单：两碟咸菜，一个猪肉、白菜、豆腐大沙锅，外加一碟炸辣椒油。主食是米饭和普通粉馒头。我在心里嘀咕：这和我们解放战争时连队的伙食别无两样。

餐桌上连我共11人，其中有陈赓、邓华、杨得志、杨勇副司令员，杜平副政委，甘泗淇主任和他夫人志政秘书长李贞等。屋子里只有两把椅子，除彭总大家都站着吃。李贞指着那把空椅子对我说：“你辛苦跑了一夜了，你坐下吃。”我说：“不累，首长坐吧。”陈赓副司令员爱开玩笑，说：“他（指我）有斗大胆，敢坐吗？还是尊重女同志，秘书长坐吧！”李贞笑说：“得令。”惹得桌上一阵大笑。席间，我不时用目光注视着每位领导，准备随时回答他们的询问。我手中拿着馒头还未动口，彭总手端饭碗，侧身用筷子指着作战地图说：“你们团铁路运输，你意见在阳德卸车还是在东海岸元山卸车？”我回答说：“请首长定吧。”彭总严肃地说：“我定，发个报就行了，还叫你们来干什么？这是军事民主嘛！”邓华老首长怕我再回答不确切，便插言说：“彭老总每作重要决定时，总爱听听别人意见。小唐，你有什么意见就说说吧。”我领会了，忐忑不安地讲了两个卸车点的利弊关系，最后建议在阳德卸车。“陈司令，特种兵归你管，

你看怎样？”彭总又将目光转向陈赓副司令。陈赓说：“我看行！阳德较隐蔽。”彭总说：“好，就这样定了。”女话务员进来报告说，金日成元帅请彭总讲话。彭总对我说：“坦克向前开进的具体问题，你再请示陈副司令。”说完，同陈副司令耳语几句便接电话去了。

饭后，陈副司令领我来到志司作战部。对坦克团铁路车运时间、梯队组成、对空掩护以及车皮联系手续等作了详尽指示。并对卸车后履带行军的路线、安全和阵地隐蔽问题一并作了指示。

时间已到了上午9时。一名炊事员端进来一大盘黄灿灿的鸡蛋炒饭，陈副司令员指着我说：“吃吧，”我说不饿。陈赓副司令员大笑说：“你没看彭老总对我耳语吗？老总看你没吃饭，特意关照我给你炒的。”立时，我无法自控，满嘴泪水吃下了这最值得记忆的一餐“蛋炒饭！”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彭老总亲切接见我的一幕，至今还珍藏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

敬爱的彭老总，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然而他那威震敌胆、气壮山河的将帅气魄和那亲切慈祥、平易近人的质朴风范，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彭总在朝鲜战场上的几个片断

赵明德

今年是彭德怀同志诞辰92周年，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40周年。我是一名志愿军老战士。这些年来，我是多么想念率领百万大军、驰骋在朝鲜战场上的彭老总啊！1950年10月，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五兵团司令部到朝鲜后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1951年1月，我由司令部机要处调到作战处任机要秘书。由于工作需要，我有幸经常接触彭总。每天不管昼夜，不知多少次身带机要电报，送给彭总批阅。他那高大健壮的身影，宏亮的声音，他那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那指挥战争的雄才大略，都使我终生难忘。多少年来，每想起这些，我都深受教育、鼓舞和鞭策。现将我所接触到和看到的彭总在朝鲜战场上的生活作一介绍。

一

我第一次单独见到彭总是1951年的春天。当时，我只有17周岁。由于我生得瘦小，看上去仿佛象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满脸稚气。在这以前早就听说，彭总爱批评人，严肃得很。司令部里的人，尤其是那些高级指挥员都非常敬畏他。一天下午，有封电报由我送给彭总批示。没等走到彭总办公室门口，我的心就嘭嘭直跳，胆怯得不敢迈步。这时恰巧办公室副主任杨凤安同志路过这里，见我满脸紧张，便笑着说：“彭总最喜欢小鬼，进去吧。”于是我大着胆子喊声“报告！”语音未落，就从屋里传来

彭总和蔼的声音：“进来，进来。”彭总的办公室十分俭朴：一张办公桌，一把木椅，靠窗的地方有一张行军床，床上叠着旧军被，彭总正在聚精会神地审阅文件。那高大的身躯，虽然是从背影看去也透露出大将军的雄威。我不敢打扰彭总，就站在门口等候……只是片刻，见彭总摘下眼镜，转身看到我，便面带笑容地说：“噢，小鬼！你是作战处的小参谋？是吧！”当时，我紧张地忘记了回答彭总的问话，眼睛不敢看彭总，机械地走到彭总身边。彭总一把把我拉过去，握住我的手。看完电报批示后，又把我拉近和我亲切地攀谈起来。问我家住哪里，家里有什么人，有什么困难？当我说18岁了。彭总又把我推开去，上下打量着我半天，然后笑着逗我说：“18岁才长这么高！把饭都吃哪去了？”我被彭总的话逗笑了，彭老总也笑了。接着，彭总又把我拉近，用刚刚刮过的胡腮往我脸上蹭了几下，并问我痛不痛，我说有点痛。彭总笑着说：“好了，不蹭了，给你点好吃的。”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两个苹果递给我。我说：“不要，首长留着吃吧。”彭总假装沉下脸说：“你到我这里是小客人嘛，又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小孩子爱吃零嘴，可不同我这老头子。”说完，就又满脸笑容地看着我。

我手里拿着两个苹果，心里热乎乎的，不知说什么好。彭总说：“你以后再来就不用报告了，不管什么时间来都行，就是不能误事。”我激动地点点头，表示一定要好好工作。

离开彭总的办公室，彭总把我送到门口，还向我挥手告别。刚来时那种紧张、恐惧此时早已无影无踪了，只觉周身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心中有着难以描述的复杂的感情。

我四岁便失去了父母，父爱对我来说太少、太珍贵了！今天我仿佛又回到慈父的怀抱之中，尽情地吮吸着父爱的甘露……望着彭总的办公室，我忽然想到：难道他就是那位惊天地、泣鬼神、威撼环宇的彭大将军？平易而伟大，是将军也像父亲。可后

来我才知道，为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年过50的彭老总那时还尚未成家呢！

二

经历过战争考验的人都知道，描绘战争最常用的那个词——“残酷”包含着什么。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其艰辛残酷是无法用语言来描绘的。但也许有人会怀疑，作为整个志愿军的指挥中枢——司令部人员的日常生活总会比前方将士好一些吧？作为这支军队的总司令，生活，尤其是饮食，总是可以得到保证吧？其实不然。彭总的生活并不比其他同志强。

有一次，我拿着电报请彭总批阅，正赶上彭总吃饭。办公桌上有两个饭盒：一个盛着高粱米饭，里面有几颗黄豆，一个里面放着几块四川榨菜。彭总正在十分香甜地吃着，见我进来，彭总马上放下筷子，笑着说：“又给我送电报来了？”边说边戴上眼镜，同时伸出他那宽厚而温暖的手拉着我，另一只手拿着电文仔细地看。批示后，彭总双手握住我，把我拉进怀里，用胡腮在我的脸上蹭几下后（每次彭总见到我都要贴脸蹭几下），满脸笑容地问我：“吃饭没有？小鬼！”我说：“吃了，和首长吃的一样。”看着彭总的饭盒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彭总整天指挥着千军万马打仗，年岁这样大，吃的和战士一样，身体能行吗？我终于禁不住，就对彭总说：“彭总，您和我们小伙子一样吃高粱米饭能行吗？”彭总笑咪咪地说：“怎么不行，吃高粱米不是很好吗。你是哪里人？”“辽宁人。”彭总感慨地说：“高粱米养活了世世代代的东北人民，好得很！小同志啊，我们在第二线，一天还能吃上一二顿饭，可是前线的战士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顿饭，还得背很多东西，走很多路，打敌人，辛苦得很。你要知道我们在这里吃苦，就是要让祖国人民不吃苦！等仗打完了，胜利了，你们的生活会比我们这一辈强一些的。”而后又随手从抽屉里拿出两个小苹果，说：“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边说边

把苹果揣在我的大衣兜里，亲切而小声地说：“你可以走了，快发报去吧。”我高声答道“是”，行个军礼转身走了。这使我更加懂得了在朝鲜战场上打仗吃苦、流血牺牲的伟大意义。我暗暗下决心，决不辜负首长的教诲，吃苦为乐，努力工作，保家卫国，让祖国人民好好搞建设，过幸福生活。

由于当时敌人还暂时掌握制空权，经常对我后方狂轰滥炸，军队供应十分困难。有一段时间司令部的同志们也吃不上饭。为了充饥有时就吃发了霉的红粘高粱和整苞米粒子。那日子是够苦的。可一想起彭总的教诲，苦也不觉苦了，劲头就来了，就又更加朝气蓬勃地投入了战斗。

三

彭总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形成的庄肃、威严的大将风度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凡是见过他的士兵都会被他的亲切、慈祥地视兵如子的带兵风格所深深感动。

195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春寒料峭。彭总走出山洞正赶上警卫团的战士们吃早饭。彭总悄声走到一个战士身边，抓起一只羹匙同战士一起吃起来高粱米饭和黄豆粒。边吃边问战士们对伙食有什么意见。然后告诉随来的参谋把管理处长和团干部找来。彭总用征询的口吻对他们说：“可不可以把黄豆磨成小豆腐，生些豆芽，做点豆腐给战士吃？”干部们回答说可以，但又讲了些困难。彭总很严肃地说：“你们干部可以吃小灶、中灶，但不要忘记战士。如果没有他们，要干部何用？要是战士的伙食总是黄豆，我就找你们算帐。”接着彭总又语重心长地对团干部们说：“你们不光指挥战士打仗站岗，还要管好战士的吃喝拉撒睡。要经常听听战士的反映，和他们吃住在一起，这是人民军队的老作风啦！”

彭总走后，这几位干部感慨地说：“我们直接带兵的，还不如彭总那么深入群众，关心战士。”后来，这个团不仅战士的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官兵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四

彭总的个人生活用俭朴二字来概括是非常准确的。他戎马一生，不嗜烟酒。在朝鲜战场上，他总是穿着一套布军装，一条粗呢裤臀部和膝盖用缝纫机扎得满是线圈。

1952年初夏的一天，我刚进彭总办公室去送电报，紧跟着进来一位朝鲜人民军负责同志，他就是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同志。朴一禹对彭总说：“彭总，我受金首相的指示，向您汇报一个问题。”彭总微笑地纠正说：“首相的指示不是汇报，而是传达，我们贯彻执行。”朴一禹同志接着说：“首相说，要给司令部的几位领导每人做一件捷克进口的麻布衬衣，准备量一下尺码。”彭总沉思一会，站起来严肃地说：“其他指示我都遵命，这个指示……首相的情意我们领了。现在是打仗，朝鲜人民生活苦得很，这布还是给人民穿吧。”后来朴一禹同志一再劝说无效，就非常感动地离开了彭总办公室。

后来听办公室的同志说，听说彭总谢绝了，其他几位首长也都婉言谢绝了。

五

彭总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士兵，而且对待下级的意见也能耐心听取，认真对待。他经常深入基层，以一名普通一兵的身份和战士们交谈。

有一次，彭总到作战处（一个山洞里）了解敌我双方的动态。彭总面含微笑地坐在同志们中间。首先，杨迪处长介绍情况，而后请大家谈谈对形势的看法。当时大家比较拘束，沉默一阵子。你看我，我看你，都想先听别人的意见。会议一下出现了冷场。这时，彭总把我叫到他面前，拉着我的手，贴了贴脸，笑着说：“小秘书，你有什么高见？”我的脸刷地热了起来，不知从哪讲起。彭总站起身，高大的身躯微微前躬，上下打量我，假装严肃地说：“你怎么也不长了，老是这么高？”随后大声地笑了起来，屋里的同志都笑

了起来，会场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这时杨迪处长笑着指着我对彭总说：“今年都快二十了，长不成大个了。”彭总打趣地说：“男孩子可以长到二十五，叫做二十五鼓一鼓，到时候，看你能不能鼓起来。”大家听了又笑了起来，整个屋子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这样一来，同志们活跃起来了。彭总见机把话题一转，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开了。彭总静静地听着，有时在地上来回踱着步，有时插上几句，补充大家的发言。讨论会开得热烈活泼，别开生面。会后同志们都说：“彭总真会发扬民主。”

六

朝鲜半岛的夏天是很迷人的，然而稍了解山洞常识的人都知道，山洞的气温和外面正好相反：冬暖夏凉。越是酷暑，洞里的日子越不好过。最令人难以忍耐的便是洞内的潮湿。志愿军司令部一般都住在山洞中。潮湿阴冷，使不少同志得了关节炎。

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拿着一份特急电报送给彭总，请他批示签发。刚进山洞，就看到彭总睡在一个行军床上，身上盖着一床旧军被，军被上面盖着一块军用雨布。洞上的滴水，有节奏地打在雨布上，在宁静的山洞中发出清脆的声音。水珠成流又顺着雨布的洼谷滴到地上。彭总的警卫员对我说：“彭总工作了一宿，刚刚睡下，别惊动他。”我看了一眼电报，为难地说：“这是特急电报，首长不批示发不了。”这时彭总听到我的说话，立即起身，把电报稿接过去，并对我说：“今后不管什么时间，只要是急电就叫我。”又冲着警卫员说：“你们也不要拦他们，千万不能误事，误事就会误战机！”

回到作战处，我向同志们说起刚才的情景，王参谋（他在国内解放战争时，一直在彭总身边）听了，感慨地说，当年胡宗南打延安，形势十分严峻，靠的是彭总；西北战场，条件那样艰苦，靠的还是彭总。现在朝鲜战场上如此情况，靠的又是彭总。真是哪里有艰苦，哪里就有彭总。

血染鸭绿江畔

——保卫水丰电站战斗追忆

庞庆振 口述 宗福琛 整理

金秋十月，举国沸腾，亿万人民都沉浸于亚运、国庆、中秋的喜悦之中，我这足不出户的七旬老人还多了一份欣喜——阔别30余年的老战友寄来了书信与照片：“老团长庆振同志：您好！……我们原拉古哨504团转业在上海的45位战友，将于10月21日上午举行个小型集会，以纪念抗美援朝40周年。……我们很希望您能来参加，……”参加？就我的身体状况而言，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我还是要纪念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岁月的。望着眼前写有“1952年6月23日”字样的“保卫水丰发电站战斗”的照片，往事又旋回心头，那惊心动魄的战斗情形，仿佛就在眼前……

1950年6月25日，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向北进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当时我们部队正驻守在上海，担负着防空任务，并准备着渡海作战。大约是6月末7月初吧，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我高炮兵团亦奉命于7月12日自上海开赴东北边疆。8月1日，我团全部进入拉古哨阵地，执行保卫水丰电站、保卫通往朝鲜的铁路交通要道的任务。当时，我们504团的武器装备还是不错的，高射火炮、高射机枪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制造出厂

的，但敌方的装备则更为近代化，象F86那样的超音速战斗机，可以携带数枚炸弹、凝固汽油弹，还装有重机枪，回转灵活，可以绕山低飞……

拉古哨位于鸭绿江北岸，丹东东北，属宽甸县。志愿军出国作战中路部队的几个军就是从这里安全通过进入阵地的。彭总随第一批先头部队于10月19日晨从这里入朝。我团圆满地完成了掩护志愿军安全渡江的任务。

自8月份开始，敌机就频繁骚扰鸭绿江两岸上空。10月开始轰炸鸭绿江大桥，进入11月份，则对朝鲜新义州进行狂轰滥炸。B29轰炸机——美国佬自诩为空中堡垒，它能于6000—9000米高空水平投弹，命中误差极小。数十架这样的轰炸机对新义州进行“地毯式”的轰炸，整个城市被炸得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连隔江相望的丹东，房瓦都被震掀掉了。目睹敌人如此疯狂暴行，全团官兵愤恨已极，恨不得把这些万恶的秃鹫全打下来。

位于我团防区的水丰发电站是朝鲜唯一的水力发电站，一旦大坝被毁，电站受损，不仅两岸将变成一片汪洋，电力资源也将化为乌有。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而且还将切断我志愿军后续部队与给养的运送，也直接威胁当时驻在电站附近的朝鲜人民军高级指挥机关、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以及国际红十字会人员的安全，严重影响我西线战局以至整个战争的形势。为此，全团上下同仇敌忾，抱定一个决心：誓死保卫电站。

敌机空袭，一天三五次，每次几十架，几百架，从凌晨到傍晚，警报不停，战斗频繁。

每次战斗警报一发出，立即炮升起，兵就位。测高机，指挥仪紧张操作。等到“发射”一声令下，四门炮同时开火，真解恨！我们的每一发炮弹都有250m²的杀伤力。高射炮的战术性能